

文件与档案 研究

WENJIAN YU DANG'AN YANJIU

潘连根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文件与档案 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中国档案学会 中国档案学会 中国档案学会

（作者姓名）

（出版信息）

本书由绍兴文理学院出版基金、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文件与档案研究

潘连根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件与档案研究/潘连根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81110-297-0

I. 文... II. 潘... III. 文件—档案管理—研究
IV. G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2470 号

文件与档案研究

潘连根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各地书店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8468 发行部 0551-5107719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www.ahupress.com.cn	开 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刘 云	印 张	9.7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297-0

定价:19.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文件和档案,是档案工作的主要管理对象。对于文件和档案本体的关注和研究,往往成为档案工作变革与档案学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前兆与先导。

近代,对于甲骨卜辞、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明清档案等中国古代历史档案的“四大发现”及其深入研究,催生了在中国近代档案学创建过程中贡献卓著的档案馆学派或称历史档案学派。而创建中国近代档案学的另一主力——机关档案学派或称行政档案学派,则在20世纪30年代便以“文书和档案只是表示一样东西的两个过程”等精辟阐释文件和档案关系的论述,开文件运动过程研究之先河。

当代,欧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进中国,引发了中国档案学界对文件运动过程及其各方面规律更进一步的广泛研究与探讨。国际档案界对于电子文件个性特点、特殊生存与运动方式的研究,又催生了更注重文件运动非线性、互动性、连续性和时代性的文件连续体理论。

潘连根教授是近年来在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档案工作重要热点问题的研究中著述甚丰、颇多建树的一位青年学者。这本专著,凝聚了他长期深入研究文件与档案本体的诸多原创性成果,新意迭出,富含真知灼见,例如,此书关于文件转化为档案是阶段性部分质变,从大文件观视角对文件、文书、公文、公务文书之间关系的考察,文件生命包括文件物质形态的生命和文件价值

形态的生命,电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应包含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生命周期和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两个层面,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的认识,文件运动过程中特点的分析,文件运动的动因和动力,文件运动的特殊形式——跳跃和回流,文件定稿和档案的关系及归档,档案的定义和档案保管单位,主客体全宗的哲学认识,全宗理论的实质,档案价值灰色性特性,档案文化的内涵及档案文化力,企业档案资产性质的认识及科技档案的信息商品化等问题的论述,多能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尽管其中有些意见还可再作进一步讨论,但作者勤于思考与探索,敢于直面理论和实践中的难点、焦点问题,不懈穷根究底的精神,却让人至为感佩。可以说,潘连根教授的这本新著,在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都完整地提供了自成一家之言的当代解读。

我们所从事的档案工作,既是最传统的,又是最新潮的。其所以传统,是因为我们所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最原始、最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和传统精神、知识资源的承载物,是世界的记忆、积淀和文明火种。传统所昭示我们的,是对人文精神的崇奉,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其所以新潮,是因为现代信息技术正日新月异地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管理对象、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浪潮,搅动得我们夜以继日,寝食难安。新潮所提供给我们的,既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又是关隘重重的严峻挑战。潘连根教授一年前出版的《数字档案馆研究》和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文件与档案研究》,实在是一位档案学者回应这传统与新潮的难得的优秀答卷。

潘连根教授1987年毕业于我们四川大学档案学专业。我作为四川大学档案学专业的一名教师,看到潘连根这些年的累累硕果,常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势不可挡,更欣慰于川大学统的发扬光大。能为潘连根的这本新著作序,深感荣幸。

黄存勖

2006年12月19日于川大花园

目 录

引 论	1
-----------	---

上编 文件研究

第一章 大文件观	15
第一节 大文件观的确立	15
第二节 大文件观与档案学基础理论若干问题的研究 ...	18
第三节 从大文件观的角度考察“文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30
第二章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37
第一节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37
第二节 认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之误区	40
第三节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若干问题探讨	47
第四节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	64
第五节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理论之比较	83
第六节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	91





第三章 文件连续体理论	105
第一节 文件连续体理论概述	105
第二节 关于文件连续体理论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关系的若干观点	110
第三节 文件连续体理论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之比较	116
第四章 文件运动规律	124
第一节 文件运动规律研究概述	124
第二节 文件运动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134
第三节 文件运动的特殊形式——跳跃和回流	143
第四节 “档案运动周期”问题思考	161
第五章 文件定稿	166
第一节 文件定稿、正本、存本的本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166
第二节 文件定稿和档案的关系	168
第三节 文件定稿的归档	173
第四节 电子文件定稿的归档	178

下编 档案研究

第六章 档案及其相关概念	183
第一节 档案定义	183
第二节 档案信息资源相关概念	193



第三节	档案保管单位·····	198
第七章	档案全宗 ·····	204
第一节	档案“来源”与“全宗”概念的发展变革·····	204
第二节	档案主客体全宗·····	217
第三节	全宗理论的实质·····	226
第八章	档案价值 ·····	233
第一节	档案价值的含义·····	233
第二节	档案价值的形态·····	239
第三节	灰色性:档案价值的重要特性·····	243
第九章	档案文化 ·····	251
第一节	档案文化观·····	251
第二节	档案文化内涵·····	254
第三节	档案文化价值·····	259
第四节	档案文化力·····	264
第十章	企业档案与科技档案 ·····	275
第一节	企业档案资产问题·····	275
第二节	科技档案信息商品化·····	290
后 记	·····	300



引 论

“本体,又称为本原、始基和实体,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其主要涵义是指万物的根源、基础、元素和永恒不变的本质。本体论就是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的理论。”^①自亚里士多德赋予本体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后(他誉其为“第一哲学”),关于本体的理论即本体论始终是整个哲学大厦的基础。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当代的科学哲学从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由传统思辨哲学的本体论走向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科学本体论的兴起是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是在科学哲学对科学认识对象与科学的本质、科学发展规律以及科学方法的关系的反思中建立起来的,它确实有与以往本体论不同的特点,大有取代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趋向”。^②科学本体论也就使“‘本体论’这个往昔纯哲学王国里的‘无冕之王’普泛化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在其基础理论领域加以重构的理论基点之

① 郑荣双:《本体的沉沦与拯救——科学主义取向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本体论解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4)。

② 刘周全:《科学本体论的兴起和形成》,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6)。

一”。^① 因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有其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而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往往要涉及本体和本体论。

建立在传统文件管理、档案管理基础之上的文书学和档案学,狭义的文件和档案无疑是文书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本体),是文书学和档案学的逻辑起点。

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电子文件的大量产生对传统的文档管理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与传统的文件、档案管理相比,电子文件、档案的管理具有相关因素增多,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度增高,变量增多,目标复杂化,技术含量更高、更新、更快等新特点,从而对管理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② 对于电子文件的管理,目前档案界一致认为必须实行全程管理和前端控制的原则,比如电子文件在其管理系统设计时,就必须将档案管理的要求嵌入其中,以确保生成的电子文件符合档案管理的需要,因而在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中,对文档工作的流程进行了彻底的重组再造,不再像传统的文档工作是明显可以区分的前后相继的两项工作,这一结果事实上导致了文档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但在其运动过程中价值仍是有规律地变动着),因而促使我们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的“文档的一体化管理”有了一个全新的更为科学的认识,即“‘文件档案管理的一体化’指的是对文件和档案的运动流程实施统筹规划、全面控制和综合管理,包括管理体制的统一设计、组织机构的统一设置、管理人员的统

^① 张欣毅:《回眸一个科学本体论的进化史——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本体论观照》,载《图书馆》,2005(1)。

^② 冯惠玲主编:《电子文件管理教程》,第 1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一配备、管理制度的统一规范等等”。^① 客观地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这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文档管理一体化不仅日益显示其必要性,而且也具备了得以实现的技术保障条件。

这种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文档一体化管理实践,将促使传统的文书学和档案学的重新整合,应该说,这种整合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上已经处在整合的过程中)。这种整合(有人称之为“文书档案学”,也有人称之为“文件与档案学”,笔者在此仍称为“档案学”)不仅可以促使我国档案学向纵深发展,也与西方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在此作几点说明:

1. 广义的文件应是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关于文书学和档案学的关系问题,在建国初期一直是将文书学作为档案学的分支学科看待的,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除少数学者仍坚持这一观点外,如吴宝康教授始终认为“文书学仍可属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书学只是和档案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不能将其纳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之内,^③其依据是,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文书学的研究对象是文书现象及其本质规律,两者泾渭分明。但是现代文件特别是电子文件的运动自始至终处在一个管理系统内,在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文档一体化管理系统内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立卷”、“归档”的概念,因而文档之间的界限已

① 黄霄羽:《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的科学含义》,载《档案学通讯》,2002(3)。

② 吴宝康:《“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问题引起的若干思考》,载《档案学通讯》,1993(1)。

③ 冯惠玲、张辑哲主编:《档案学概论》,第 18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陈永生:《档案学论衡》,第 48 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十分模糊(文档概念是否也应一体化),如此一来,必将引起文书学和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的改变。事实上,撇开文书学和档案学的归属之争,整合后的档案学并不是文书学和档案学的简单叠加合并,而是系统研究文件(广义的,包括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的学科,具体而言,主要是系统揭示文件在其生命周期全过程中的性质、特点与运动规律,探讨文档一体化管理的理论、原则、方法与技术等。

2. 文件管理理论应纳入整合后的档案学体系之内。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西方档案学者开始认识到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着手探讨文件自身的运动规律,最终形成了作为西方现代档案学基础理论之一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应该说,将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融为一体进行研究是现代西方档案学者的一个特色。这在反映其研究成果的著作中可得到证实,如 T. R. 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路易斯·费·比阿萨利的《档案管理技术实用手册》、彼得·瓦尔纳的《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档案理事会合作开展的“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PAMP)项目的调研报告,都将文件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纳入其中。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却一直将文件管理(在我国称之为“文书工作”、“文书处理”)作为文书学的研究内容而排斥在档案学之外,从而导致将具有连续性的同一事物以归档为界明显分为文书(文件,狭义的)、档案而分别纳入文书学和档案学的研究之中,注重的是文件运动的阶段性而相对忽视了其运动的整体性特点,在实践中也就忽视了对文件运动的全程管理,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之间难以协调发展,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因此,整合后的档案学将文件管理理论纳入其体系之中,也是我国档案学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3. 从目前我国档案学的研究现状看,由于广义文件观逐渐为我国档案界所接受,因而按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应归属文书学研究范围的许多课题,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等,现在事实上已纳入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甚至已经成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重点内容。这在近年来档案学刊物上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可以得到证实。因此,文书学和档案学的这种整合重构的趋势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由此看来,整合后的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本体)无疑是广义的文件(包括狭义的文件、档案)。对此,胡鸿杰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从历史沿革上看,在有文字记载的相当长的时间中,文件与档案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甚至可以认为就是同一事物;从管理过程上看,由文件‘转化为档案’这一过程最大的变化是使社会组织中的档案部门从此介入到社会组织的管理活动中来;从环境发展上看,随着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人们很难在文件和档案之间设置区分标准。由此可见,档案实际上只是文件在特定状态下的‘表现形式’,档案的一些基本属性不过是对文件属性的一种‘继承’。随着管理活动方式和手段的日趋现代化,文件与‘档案’的差别将会越来越小。因此,如果脱离开档案同文件之间的‘联系’,档案学的理论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①因此,“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扩大至广义的文件现象,有助于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完善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②

① 胡鸿杰:《理念与模式——中国档案学论》,载《档案学通讯》,2003(6)。

② 徐拥军:《西方档案学对中国档案学的借鉴意义》,载《档案学通讯》,2005(2)。

如此,文件(包括广义的、狭义的)、档案都应是整合后档案学(笔者以下仍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

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必须继续重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别是文件、档案本体的研究,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客观原因:

1. 档案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具备足以支撑起学科理论大厦的、比较牢固的基础理论部分。从目前的档案学学科体系来看,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俱在,即“是什么”、“应是什么”与“怎么办”诸方面的研究并存。尽管“相比较而言,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较档案学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研究更为重视,但研究中存在明显的不足”。^① 仅就研究领域来看,分布就冷热不均,主要集中在档案的定义、档案的基本属性、档案的价值、档案的形成规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方面,其他问题就关注较少,即使在上述“热点”问题的研究上,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达成共识的很少。因此可以说,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仍是相当薄弱的(而文件、档案的本体研究又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中最基本的部分),根基不实,必然严重制约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

2. 档案学研究的有序化要求。

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档案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这 20 多年中,我们的档案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无序化倾向。具体表现在:

^① 宗培岭:《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批评》,载《档案学通讯》,2006(2)。



(1)“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混为一体”,^①从而导致研究层次不清,不同层面的问题探讨往往混杂一处,纠缠不清。如对全宗理论而言,它既有基础理论部分,也有应用理论部分,即全宗的定义属于前者,而全宗的划分、形式、构成等则属于后者,因而不能苛求全宗的定义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目前档案界有些人指责,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全宗的概念越来越抽象,实际的应用指导意义越来越差。显然,这种责难就是将不同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的结果。因此,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范畴应适当加以明确,否则会导致研究的对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研究取向不明,“跟风”研究盛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档案学界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大多放弃了对纯理论的研究,而去追求‘社会效益’(即实用性),除进行发展战略研究外,把大部分人力和时间投入到‘市场经济与档案工作’、‘信息产业与档案工作’、‘信息高速公路与档案工作’、‘WTO 与档案工作’、‘知识经济与档案工作’、‘网络技术与档案工作’等热点问题的研究之中。与此同时,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被严重削弱了,一些原来富有创见性的学术探索未能有效地深入下去,建立起独特的理论体系。”^②“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本来就弱小,当我们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时,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研究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的档案学

① 宗培岭:《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批评》,载《档案学通讯》,2006(2)。

② 管先海:《档案学理论研究价值取向的理性思考》,载《浙江档案》,2006(2)。

理论也就难以有所创新。”^①

(3)研究缺少范式的约束。相对于传统学科而言,我国档案学还是一门较年轻的学科。按照科学学的观点,任何一门学科的演化要经历四大阶段,即准科学、前科学、常规科学、后科学。如果说,准科学和前科学是科学的胚胎和幼年,那么常规科学和后科学则是科学的成年和老年。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撰文分析,认为当时我国的档案学正处于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过渡的时期。^②但在经过近十年的飞速发展以后,目前“绝大多数的档案学者确信当代档案学处于科学发展常规阶段”,^③即我国档案学已是一门常规科学,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已由前科学阶段的现象描述为主转入常规科学阶段的理论本质研究。

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研究必须根据范式来进行。1962年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代表作,认为多数科学家在多数时候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从事解决具体疑难问题的。这样的理论框架叫作“范式”,它是一个时期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实践的前提,是该共同体一致信从的基本理论、信念、方法、标准等构成的集合。常规科学指的是牢固建立在一个或几个科学成就上的研究活动,那些科学成就被一定的科学共同体看成是它进一步科学实践的基础。应该说,“到了现当代,西方档案学理论范式基本形成。当前世界公认的档案整理原则——来源原则、指导文件档案全过

① 宗培岭:《对我国档案学理论建设中几对关系的再认识》,载《浙江档案》,2006(3)。

② 潘连根:《从科学学的角度看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载《山西档案》,1995(4)。

③ 陈祖芬:《对档案学范式演进的思考》,载《档案学通讯》,2005(4)。